

秋

燈

叢

話

秋燈叢話卷之三

福山王 槭凝齋著

乾隆初京師有某大姓乳母與僕人私主母覺而撻逐之僕即忿以制錢數十枚給其幼婢曰夜分叩主母門當為我啓婢如言乃突入弒焉訟於官刑曹其坐幼婢以斬決律同僕棄市閱月某夜夢有詩寅弟柬來邀者隨之行見宮闕巍峩堂上坐老世所塑冥王狀某至王起謂曰有訟公者故請面質俄見一

女跪階下捧其首呼曰殺主者僕也我何罪
王即坐而問曰案由公定失入之咎將何辭
某曰此婢夤夜啓門主遂遇害例有應坐惡
得無罪女辨曰實不知情罪不應死某曰正
惟不知情僅予斬決耳不然罪豈止是無論
知情與否當昏夜之際忽有叩門者安得不
問而遽啓之且啓門由於賄囑百喙奚辭女
子悲泣攜其首去王復起謂曰公斷良是案
結矣遂趨出見友人策馬而過謂曰恭喜回

陽矣余來倉卒忘一言煩告內子有金三百
藏錫器箱內以備緩急需殯殮諸具得此足
矣言畢上馬去某亦望見家門洒然而覺命
僕至友家探之還云昨晚暴得中風症五鼓
時已物故矣某即往弔友子尚幼請其妻出
告以故不之信入檢其箱塵封寸餘曰此中
詎有銀耶啓至箱底果得銀如數
錢封翁永標湖郡烏程人性仁慈喜施與意
豁如也明末歲大饑流亡載道傾囊賙濟所

全無算事載邑乘次子文炳以康熙乙酉經
魁中丙辰進士出宰廣濟有賢能聲時里中
徐某亦以孝謹聞於宗族子某由甲科任孝
感令夫廣濟孝感命名已久乃二君作宰其
先人之積德若借邑名以顯雖曰事屬適然
而天之報施善人亦巧矣

金陵藩署故徐中山第署後樟園高樓在焉
上多狐會新舊交替署尚空胥吏先期掃除
相謂曰有敢登樓宿者當釀金為筵適薛某

年六旬餘聞之毅然往持劍危坐夜將半忽
笙歌盈耳儀從雲簇凌空而至瞬息燈燭輝
煌酒筵羅列薛避匿樓角覘之見一白鬚叟
踞席上坐身畔有垂髻女郎可十六七許舉
杯勸飲觥籌交錯薛自村遲則必為所覺即
挺劍躍出呼曰是何妖物敢來作祟斫之鏗
然有聲燈火倏滅寂無所見東方既白得金
爵二上鐫恭祝周某翁七十榮壽字未幾衆
至薛不言夜來事但問城中有周某否一人

應曰此翁新慶七旬余即與賀筵者薛遂往
謁周詢來意薛曰君家小有亡失知之乎周
曰無薛曰酒器在否周疑其言入室驗視出
謂薛曰前月為余誕辰戚好惠金爵二今覓
不得君何由知薛語之故出杯相示周六異
曰吾有孫女年甫及笄數月來神思恍惚每
夜若有物凭焉醫藥罔痊殆即公所見之祟
與顧妖既畏君之威聲息所在自當遠遁且
君年齒高邁吾孫即若孫也敢祈宿室以鎮

之薛慨然允諾女竟安寢次日薛去妖復至
女問其故曰畏薛某耳翁復以女言告薛薛
曰妖猶畏吾劍耶遂掛劍於門大書薛某在
此妖乃絕

萊郡有狐自云吳姓號九峰常與人杯酒論
文高談雄辨雖博洽之士不能難也有請見
其形者輒云我貌寢甚恐諸君見之欲嘔耳
或贊其可登仙籍吳云某畜道未脫尚入輪
迴倘得轉為儒家子博青衿一領乃可望成

正果也衆詢以三教之說答云三教中儒最尊佛居西方白光射二百里百里外我能入之道居東方青光射三百里二百里外我亦能入儒居南方紅光耀五百里其芒竟天離光三百餘里我即不敢近常山行忽紅光照耀呵殿聲振山谷驚伏巖穴下良久出探乃仲夫子過也有士人某夜宴吳至請移尊門外衆不解其故頃有偷兒入室家人逐之衝帝而出遂遭擒將鳴諸官吳笑曰孽由我作

解其縛以警將來可耳衆憐之一旦辭去不知所終

前明登郡有軍門某母死覓美材不得聞郡中陳媪家藏一具質堅而厚蓄已數年持金購焉其子弗許軍門怒責而強取之子因發憤力學登賢書筮仕適宰軍門之邑時軍門謝事家居且老矣向時情事茫不記憶令抵任往來甚密隱得其兩子不法事募人首告佯謂軍門曰狂徒逞刁誣讒縉紳當為置之

法但須暫屈兩公子一質以杜奸民之口軍
門信而遣之令畧不剖詰立命杖斃初杖時
家人奔告曰若輩妄傳耳告者愚至云命在
須臾乃號呼赴救令戒閤人拒不納旋聞二
子死遂以首觸石死治前未幾令婦懷孕臨
產見軍門披髮入後堂方驚愕聞內傳夫人
生子矣令心知冤對無如何比長狂恣荒淫
產業蕩盡不絕如綫云

江南某商赴蘇貿易攜三千金藏艙板下將

發一人求附舟行李都甚商不疑而納焉其人風雅善談笑杯酒盤桓頗相得一日持金錢隨意旋轉墜艙底商覓還之次日別去商偶啓艙取他物則金已烏有矣大驚登岸入林中痛哭將自縊有老人扶杖至曰咄咄兒郎何輕生乃爾商泣訴其由老人曰子有緣幸與我遇速返舟至彼作別處俟夜深尋訪見衣白痛哭來者金必可得然慎勿言我也商如教至其處交丙夜一白衣人披髮痛哭

手提壺漿沿路洒滴商直前視之即附舟人也驚問商商告以覓金故其人曰無多言隨我來抵其家棟宇崇闓儼若巨族乃延商上坐曰吾習此術久矣師嘗言不義而得人財必取償於異世當斬衰枕塊若子受父遺業者以禳之然三日內有物色至者即宜付還今甫二日而遇子原金必奉償矣顧何所聞而踪跡至此商不以告曰此必吾師漏言耳因與流連對酌商醉假寐天將曙呼商取金

封識宛然命僕担送登舟道徑迂曲歷數村
乃達江干商再往訪之迷路而返

揚州巨商吳某其婦翁任黔中鎮遠守吳赴
黔就婚合卺後夢一青衣人來曰奉城隍檄
有事須往質吳以非本籍詰之卒曰因子來
此故就近歸結耳遂掖之去俄至一官廨有
投繯少婦跪階下詈吳曰負心即吾尋訪久
矣今得遇將復何辭吳愕然不解神命取案
示之吳忽悟前世客濟寧眷一妓妓私贈三

百金將為落籍計既歸父母怒其流蕩不令
出妓堅守前盟而鴆母逼奪其志遂自縊及
再往墓已宿草矣吳辨曰事誠有之但上迫
親命且我重來婦已物故非爽約也神曰婦
死縱不爾罪而欠金宜償吳蘇乃市冥鏹焚
焉夜夢神責曰爾償尚輕須罄陽世三百金
酬之吳即焚如數復夢神呵曰婦控爾低銀
擔塞令卒引視銀色皆黑吳私問卒卒曰子
謝我我語爾故吳許諾卒曰冥鏹穿破色即

低潮也乃恍然悟更市數十萬錠并謝卒物
焚馬夢前卒來婦亦至向吳拜曰感君還妾
故物得免貧窶但妾久羈陰曹衣服器物蕩
然無存如不忘舊好祈具以贈我吳命匠悉
製人間應用物火諸野入夜夢婦人來則楚
楚衣裳矣稱謝畢感然曰恃愛多求君得無
厭乎妾尚有苦衷項間索不去超拔無期若
肯見憐為我懺悔庶可免吳許延僧道祈禳
婦曰若輩何能為揚州南郭有老入某禮斗

甚虔得彼醮薦厄解矣吳歸從其言復夢婦
來謝項上秦邑去白賴君高誼得脫苦海十
八載再圖忠會吳中年多蓄姬妾孰為妓後
身不可得而考矣

豫省某縣羣山環繞林巒叢雜僻邑也邑令
子外出遇虎攫去令痛甚廣募獵人期盡殲
以洩忿數日無所得令悲且怒責復往捕經
旬餘仍無獲令益怒將斃諸杖衆泥首請曰
某等獵近地久矣意虎畏公威聞風遠遁山

南百餘里層巒密箐為虎狼窟穴歷久無敢入者某等願冒死一往務得虎復公命乃質其妻子遣馬衆結伴裹糧而入第見古木參天修篁蔽路蝟伏鼠竄狐兔縱橫杳無虎迹衆徘徊山蹊日將夕棲身無所遙望屋角巍然隱約林際羣赴之有樓高數丈甃以鉅石堅固宏敞衆登樓環視塵灰積寸許皆心悸股栗坐而假寐比曉同人忽失其一競覓無踪歸述之令令痛哭而已

蘇郡吳縣王某乾隆初任寧夏邑倅夢本邑
城隍謂曰適奉蘇郡檄有事須質當速行王
以路遠辭神曰有馬可乘俄一卒控馬立階
下促王乘之疾如電瞬息抵蘇至城隍廟見
大門楹間懸雕金聯句光輝奪目書處世但
能無死法入門猶可望生還殿楹書地獄空
留點鬼簿人心自有上天梯神謂曰爾伯歿
後爾叔不撫諸孤利其田產爾曾出不平之
語其信然乎王以年遠不能憶對神曰即

事而論曲在誰王曰曲在叔神曰若然則案
定矣寤後差人抵家探問其叔已故即夜夢
之次日也王乃親書聯句送諸廟

康熙中兗郡有數人共舁一人行市中圍以
幔欲觀者索錢乃啓視形圓如毬手足拳縮
耳鼻皆陷入肉內儼然卵也監司某聞而異
之託言太夫人欲觀命輿至內室其聲啾啾
貌頗慘然詢之則左右顧若畏人狀衆曉之
曰此地人莫敢入爾有苦衷可剖陳舁爾索

錢者遠在署外無慮也乃泣訴云四歲時即被拐裝圓罈內封固之上鑿一竅通飲食下鑿二竅通漉便數年漲滿罈中奇苦萬狀又十數年乃破罈出之招搖索錢居恒祇啖以棗栗恐形體長大也監司執而鞠之盡寘諸法

康熙間萊郡忽來一馬不知所自神駿異常蹄間毛長尺許往來騰蹕日踐田禾無算鄉人苦焉捕之不得乃糾合諸人而圍逐馬

徑奔海中履水而行踏浪蹴潮宛如平地久之入大洋踪影杳然矣

膠州諸生周雲赴歲試夢遊一處水碧山青迥非凡境眺矚間忽聞環珮鏗鏘一女子飄然而過貌甚都周尾之而行迤邐至竹林中林盡露甲第一區女緩步入周亦隨入門宇深邃悄然無人室內圖書滿架陳設皆非耳目近玩女據床兀坐指几上雲箋謂曰妾有詩四章願質高明周取閱詩曰極目秦樓月

悵然思遠人誰云好事近辜負洛陽春細滴
芭蕉雨懶傾荷葉杯憐憐薄命女寂寞看花
回佩解丁香結愁看霜葉飛滿庭秋夜月不
見阮郎歸疎影橫窗瘦梅含瑞雪濃何來月
下笛撩得鬢雲鬆周反復披誦擊節歎賞歛
然而寤時乾隆辛未三月二日夜也

徽商汪某赴蘇貿易遇載青蛙盈艙而鬻者
心惻然買而放之啓囊露多金舟子頓萌異
志謂曰君誠長者去此十餘里余友亦載有

數百頭若盡行買放則功德無量矣商欣然
同舟往至其處暮色朦朧杳無舟楫正欲詰
詢舟子遽起扼其吭而投諸水復恐其浮也
取舟中石磨蓋繫而沉焉越月縣令舟過其
旁有青蛙千餘頭夾舟鳴躍皆昂首若有所
訴令異甚使善泅者沒視之獲鱖一頭有繩
繩端繫磨蓋孔內令具棺殮其屍藏磨蓋他
所選幹役沿河物色得一舟有空磨盤在焉
取蓋合之不爽一鞠而服論如法

平陰劉生偕其兄暨友王生讀書山寺劉患
時症神忽離舍信步至一處繞垣綿亘有月
門半啓顏曰別有洞天劉徑入曲房幽折迴
異凡境一披髮女郎丰致翩然見劉來作媯
羞狀掩戶而入劉神搖目蕩莫能自持徘徊
間有老叟出謂曰即君何來佇立於此劉曰
讀書近寺仰瞻華屋故爾流連因問翁何姓
曰姓子劉疑之曰商王後裔也延生入顛恭
敬旋進食烹飪皆精潔抵暮留生宿次日一

客來詢之主人近鄰也坐談移時客曰主人有愛女聞君未娶願締姻好生大喜過望當夕合卺新婦靚麗如仙其侍兒即被髮女郎也琴瑟頗篤生偶與叟閒步出一洞門却非前徑門外高山峻嶺若與人世相隔者叟請題額生即揮筆書曰古桃源忽聞梵誦聲悟曰此處與山寺原隔咫尺余所讀書皆手自塗乙心血所在盍往取歸叟潛然曰一去恐無再見期矣生驚問故曰此地將有天變意

欲擇地徙居生曰頃刻即回豈不能待耶叟
笑曰吾戲言耳生遂攀蘿越嶺而出出即寺
之後園見兄顰蹙立園中呼之不應遽走去
生牽其袂隨至卧榻豁然而醒乃歷述前事
王聞之笑曰此壁間鼠穴耳予戲題四字尚
在驗之果然乃悟十二辰中子屬鼠其為鼠
怪無疑矣其兄恐復著魔促之歸病月餘而
愈再詣山寺其屋經大雨圯毀循牆跡之果
有空穴鼠已他徙無踪窮其曲折直通後園

湖山石石孔有字如豆大略可辨識乃已所書古桃源三字也

登郡梁某武弁也常夜巡東郭外遙見走燐簇簇如叢星逼近之彷彿聞語云梁貢生至矣速避諸即紛紛散滅梁深訝之他夕過其地復聞如前乃慨然作讀書想顧家貧延師無力適余戚徐某設教城中遂從受業銳志力學三年業大進補蓬邑弟子員食餼以明經老

蓬萊城東七十里巨峰集有兩婦人自西來
憩破廟中村人詢之姑媳也囊橐蕭然有一
犬隨行姑謂媳曰我餓死不足惜汝年尚少
何不適人以自生媳曰姑老且病吾嫁後將
何倚姑以已為媳累也乘其出遂自縊媳歸
大哭曰姑以我死我豈容獨生亦自縊村人
哀之醵金買棺葬於村外其犬日夜哀號守
墓旁月餘後雖依人以食猶日數往三四年
來未嘗有間也乾隆庚午年事

萊郡倉大使劉銓浙江紹興人康熙中歷官
二十餘載囊橐充饒咸勸其援例陞任去劉
曰數已預定烏可強求衆詢其故曰余少時
祝壽戚某家戚門臨溪側遙見一婦人浮沉
溪內余將至婦踉蹌登岸去抵戚門言及即
其女婢也云浣衣水次有不識姓名二人來
邀之去不從強扶溪中不數武遽摔跌而羈
之輾轉苦不得脫忽云萊州倉大使劉銓至
矣頓失二人所在時余初補郡庠頗自負且

微職亦非所應得未幾緣事被褫遂考吏員
授祭職

康熙中萊郡司馬來某浙省人署登郡守適
學使歲臨點冊儀門左有武生孫秀者以劣
跡被黜憤極而狂持刀奔試院及儀門為衆
所阻不得入遂舉刀斫來倉皇格以手四指
迸落遂被害是夜夫人夢來血跡遍體繞屋
呼曰余不幸已遭慘害今託生萊郡西鄙某
村民家他日南回當往視右手缺四指即我

也夫人驚覺深以為不祥越三日而訃音至
後輿櫬歸中途猝遇暴雨往避村民家姓名
居趾恰與夢合詢其生子已踰月右手果缺
四指夫人心知其異潛然流涕厚恤而去比
長性淳樸不茹葷酒好興作廟宇孜孜惟恐
不及先是來居官雅不佞佛行部所至遇脩
寺院者輒責而毀之某廣行募化經來所毀
者悉為修整歷數十年各廟俱落成無疾而
逝

萊郡掖縣富室張某其祖貧甚以灌園自給
偶於途間拾皮囊啓視皆金知為人所遺也
坐候其傍頃有號呼而來者詢之即失金人
乃取囊還焉其人感甚欲厚謝之堅不受適
張妻饋食至知其事曰是物吾稔聞之未識
其狀客解囊相示笑曰此固金耶命持之去
謂夫曰吾昔採茶野外見土坑內累累然以
千百計皆客囊中物也張往覘不謬遂昇歸
成富室

新城宗兄某言伊村河邊有柳橫亘水面常見大鱔長丈餘蟠其上村中無賴子思取之操習手標俟其出一發中首鱔負傷拔柳而去河水盡赤後值大雨無賴子聞戶外有喚者曰河中漂木甚多可往取也出戶外無所見及河果有木流下洄水要之忽變為大鱔急向岸呼曰寄語老母鱔魚索命矣言訖隨波而沒

登郡普某奕中國手也晚年尤篤好技益進

對壘者咸望風靡常攜局登蓬萊閣一道人
前揖曰聞君善手談願窺高深普欣然既布
局陣守攻擊備極變化道人應接不暇東南
一隅旋為普所困道人縱橫馳突不得出乃
外設伏以待普從隘處扼之曰爾雖仙亦難
解此重圍矣道人微哂而起手拈普鬚曰君
奕固高君鬚尤美乃遜謝去普亦未之異也
及俯視白鬚有黑跡五匝指痕宛然拭之不
落始悟道人仙也普技亦神矣哉

浙江陳某康熙中曾應山左趙撫軍幕晚年
家居食指頗艱值其友為山西河津令遣子
往候而令已陞任去僦居逆旅獨夜無聊據
案作草書不數行覺有物憑其肩回視之乃
一女即嘖嘖讚曰好書法陳子呵曰夤夜至
此不顧爪李嫌耶女復作嬌媚態陳曰若仍
爾當呼主人來女赧而退次夕挑燈披誦女
復至笑曰卽君夜讀得毋寂甚陳不應女徐
近前凭伏几側脂香襲人不覺心動遽擁於

懷撮其領而狃之女曰爾識我乎曰連夕光
顧已曾相識女搖首曰爾審視果識我否遂
變一披髮咋舌之狀陳驚仆復向之呵氣不
已正窘迫間一叟排闥入叱曰何物鬼子乃
敢作祟倏忽不見叟扶陳起曰少年奚矢志
不堅非遇我幾危矣陳拜謝詢其氏族叟曰
我河津薛姓向在山左承尊公雅愛故爾相
報再三安慰而去陳歸語其父思之良久曰
是矣昔年隨趙公遊大明湖見薛文清公祠

風雨剝落力勸趙公重葺之薛河津人也拯爾於難殆為是與

予業師趙拙菴先生武進人為予言戚某精占驗百不失一有秘書珍藏不以示人雍正壬子秋試金陵聞其已故場畢往唁并訪遺書比至其家問致病之由老僕潛然曰主人本無疾村南數里有短碑一座文字漫滅不可辨識俗傳建自劉青田主人命創室碑左工未畢一日忽驅匠役去留僕在側主人

披髮仗劍掘地深三尺餘見大石盈丈堅厚不可卒拔乃鑿掘石旁浮土甫及尺許露微孔陡有白光冲出如匹練森寒襲人光芒射目旋繞主人身畔主人鬪擊良久狂呼而仆白光仍縮入扶歸遂不起舉家問故不答垂危乃憮然曰石中有寶劍白光劍之精也數戒妄求我思強取致劍光凌逼傷右臂命也我死當埋石上以鎮之從其言葬後風雨之夜輒下東有聲詢及藏書僕曰主人習數隕

身主母已焚之片紙無存矣

霑化某歲冬大風迅發屋瓦皆飛河中吹浪
高丈許一夕凍成塔形玲瓏洞徹有類鬼工
觀者如堵經數日乃融宮詹李公建廟河干
落成題額未得佳名正思索間有道人來訪
言詞博奧甚為傾倒因告以故道人曰時事
即嘉名也何不題為冰塔禪院李稱善道人
既去李念道人風骨超凡必非恒品命復邀
之回方道人之來也一童子倚門酣睡呼之

不應道人出即隨之往使追於途見童子負
柳一株隨其後去如飛奔馬不能及回告李
李嘆曰此必純陽真人也惜覲面失之遂如
所言題焉

京師有驢夫某載一客至西直門因如廁落
後比追及日已向暮客僵卧道旁驢不知所
往榜徨間為坊卒所獲令鄉地守其尸鳴於
官詰朝官至失尸所在官怒勒限尋覓踪跡
杳如鄉地懼責乃掘一新尸搪塞之官命驢

夫識認曰客無鬚此長髯不類觀者如堵驢夫忽於叢衆中舉一人告曰此即騎驢客也詰以故曰素有癩疾中途陡發昏迷仆地夜始醒起覓驢夫不得遂跟尋至此官檢所掘尸遍體無傷痕惟頂門貫長釘深入髮際喚鄉地嚴鞫始得其實蓋村豪某以圖財致死者鄉地知之而莫敢發也乃置諸法乾隆丁丑年四月事

唐陸鴻漸先生楚之竟陵人以文學徵不赴

徜徉江湖間性嗜水天下名泉嘗歷殆遍稱
楚水為第一詩云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
陵城下來所謂第一蓋指竟陵言也但年代
久遠鮮有知其處者明僉事柯公喬博求無
踪於西塔寺甃井並刊茶經額曰陸井究失
真耳真蹟在北郭外官池內名文學泉邑令
邱公築城始掘得之中有斷碑廢柱隱存茶
經字跡擬修治之而未果遂仍湮沒乾隆戊
子夏旱居人於池內掘藕復獲故井前令馬

君鳩工淘浚得積茶數十餘石及文學殘碣
意必先生品茶處也乃甃砌而建閣於左並
勒石以紀其實余於乾隆甲午春調任天門
天門即古竟陵也簿書之暇輒訪陸井遺跡
或謂在天門山北或謂在西湖中覆釜之下
然稽其故址惟文學泉與邑乘所載脗合其
為真陸井無疑惜自馬君去後久漸湮塞而
閣亦就傾余因復加疏淪並閣之圯者而重
葺焉井徑七尺深十餘尋上覆巨石鑿竅凡

三汲飲之甘芳而冽逾時覺齒頰間猶馥馥不散則知先生之所品題固非虛語也

予村中羣兒夏日浴於河見一小白蛇往來游泳光耀波間異而逐之潛入沙際掘之得劍長尺餘青瑩照人利可削鐵羣兒相競不已截為數段分取之識者惜焉

山陰漁人顧某月夜操舟捕魚偶扣舷而歌聞有依歌和者聲低而啞起跡之見一人蹲踞田間彷彿有黑氣罩其上持篙追逐其人

急走至古塚旁一大穴而沒遂以篙槩穴中
數十乃回漁人家有老母幼弟時已寢其弟
忽起捧母衣詈曰我好意倡和爾子輒無禮
相加槩傷吾體行取其弟償之矣母曰冒犯
者兄也弟何罪曰其如彼強橫不可近何若
以雞酒祀我怨可釋母曰夜已深物難猝辦
容俟翌日復曰我不及待漿粥亦可耳正索
取間忽聞扣門聲即惶遽而言曰兇暴者又
來矣遂寂然

萊郡某氏婦凶悍異常連嫁五夫俱遭其折挫而斃聲播遠邇居數載無問名者文登邑有執鞭某聞而娶之衆動色勸阻不聽竟載之行一日引至幽谷密箐中推婦下騎褫衣縛諸樹謂曰亦識我本意乎爾悍名四布莫敢與婚我所以娶爾者特為爾前夫雪怨耳婦厲聲叫罵毫無懼色某從容拾柴薪堆積而藝之執刀謂曰且剜取悍婦肉俟飽啖後再畢爾命即割其左髀肉駢三指許炙而啖

之婦罵益厲某更割其右髀肉大如掌炙啖
如前婦色稍沮頃欲割其乳始哀呼祈命申
誓重疊願改前非而某若不聞故持刀作欲
割狀婦號極聲嘶奄奄欲絕乃擲刀嘻笑曰
技止此乎姑貸爾餘生再犯不宥遂解縛而
封其創攜歸恪遵婦道井曰親操偶有微失
呵叱之即惴栗惶懼屏息承迎居然稱賢婦
矣世之夫綱不振歸咎獅吼豈篤論歟

史子見黃岡諸生也明末遭寇亂子見率里

人斃其魁賊怒獲子見磔之筋肉都盡骨猶
屹立乃鎖其項於彰孝坊夜分鎖脫骨走臨
湖寺次日賊索獲之復刃其首里人以為神
建祠祀焉

胥秉哲江夏人狀偉岸談論風雅尤奇於醫
有徐某妻孕而疾診之曰條隱條現尺中有
神非癥非痞結為狐形投以藥果產異物某
中丞夫人病歿將殮胥觀其色謂可活煎劑
投之須臾復甦王方伯女患痘已死胥見曰

生氣猶存藥之而起其他神效多類此余友
王生調鼎其壻也嘗備言之

馮氏雲夢人諸生龔沆妻也年十六適沆四
載沆卒遺子甫七月氏哭泣喪明三十餘年
一日覺天宇空曠霽景暄妍目中翳障忽盡
獨子病瀕危望空拜顙夜夢媪持漿灌之旋
愈乾隆丙辰 旌焉

黃仁還潛江人家僅中資喜施予貧死無棺
者每代為營厝明末遭亂以避遇賊刃於路

冠退家人返黃已在室詫而詢之云初刃時
頸將斷恍惚有人為正其首敷以藥復有數
輩掖之歸視其人皆施棺之人也孫金鑲中
康熙辛丑進士

秋燈叢話卷之四

福山王

江南諸生某工詩文尤精楷隸絕倫咸以重
之家素寒以訓課自給中州某邑宰慕其名
延之課子邑中有因奸殺其本夫者宰推鞠
情狀婦實不知情爰書將定矣會中秋宰宴
諸友偶論及之幕僚謂宜按律擬絞衆咸以
為然生獨折之曰婦既貳心烏得不知且釁
所自起也如公等議春秋討戍之義謂何反

覆弄難莫之能屈衆為所奪竟如生言周納
為知情改疑凌遲律未幾婦伏法而生以偶
爾縱談事過亦不復置意越年忽嬰嗽疾久
不愈憊甚辭歸行數日疾略減一夕宿逆旅
又值中秋徘徊月下意頗自適突有婦人至
前曰爾盍嗽嗽果應聲發後少瘥見婦至輒
嗽乃力疾抵家語其故皆惶惑莫解因念生
平於婦女無虧心事究不知是何孽報也祈
禱百出委頓真劇見前婦復來謂曰我即其

縣某氏也失行有之謀毒吾夫實未與知爾
腐儒拘牽經義妄逞臆斷致我蒙殺夫之罪
受極慘之刑此心何能甘也業已訟之冥府
逮爾赴質矣哀祈奚益越日果歿

兗郡張某精數學所占每奇驗嘗貸友人金
友以囊空告張笑曰昨夕某餽金若干命婢
登几藏諸閣且戲握其足謂無人知耶友驚
以為神借如數張持歸中夜聞屋瓦有聲知
為盜呼曰諸君辱臨可下輝蓬華盜大驚急

走復呼曰若見拒休怪唐突羣賊一時俱墜
若有執之下者咸稽首曰夙畏神明焉敢冒
犯特假道公府耳張曰無他有物持贈出金
示之羣賊姓名備書其上衆相顧錯愕張曰
數也不可違衆乃拜受而去又冬日赴友人
宴圍爐笑語忽以足炙火中衆驚拽出之張
不可移時始令人舁之而卧呻吟間家人來
報室遭回祿幸未傷人張曰予子應斃於火
父子骨肉也自毀不言之故得免耳人求其

術張曰學術至難授受非其人恐速禍張死
術竟無傳

棲霞林某性兇悍不信鬼神偶於田間掘得
肉毬色黑大如斗形蠕蠕動衆驚曰此俗所
傳太歲也遇者不利林叱其誕持歸妻孥咸
奔避謂讓林怒曰冥頑一物耳何畏乃爾烹
而食之方舉箸忽倒地七竅流血死
即墨袁侍御為諸生時頗負文名自以掇科
第如拾芥初試棘闈極意經營夜將半一人

立簾前視之其亡父也袁怖甚不能言父曰
兒母恐再見我當捷言訖而沒後屢試無所
見康熙丙子場畢偶為所親道其事所親賀
曰今歲必售矣若翁名三重闈中次題乃王
天下節非預兆耶榜發果雋

吾鄉孝廉某南遊返棹病卧舟中恍惚至一
處城垣高峻而寂無人聲方徘徊間有躍馬
出者乃其故僕也見某即下馬問訊云主人
欲入城散步耶適有事不及追隨門卒吾友

也可令前導言畢馳去即有人引某入至一
官署峻宇雕甍重門洞啟出入紛紛某亦隨
衆進見綦冠朱衣人坐堂上左右人各抱冊
籍俄聞門外呵殿聲一達官肩輿至極騶從
之盛朱衣人拱手起迎遜之坐吏檢冊呈上
朱衣人覽竟仍起立拱手達官乘輿鼓吹而
出頃之復有乘輿呵殿來者視之乃其戚某
也朱衣人拱迎遜坐如前吏復呈冊閱數頁
色遽變成某衣冠頓裂若有人褫剝者旋被

鬼卒捧下銀鐺被體某方驚訝忽為朱衣人所見呼問曰爾陽世人誰導爾來此某以門卒對拘卒至杖之令送出尋瘡某計出門時戚故無恙意或病中幻境耳叔家問之其戚果歿數其期正舟中夢見時也乾隆庚午七月事

余村農家畜一牛頗雄健後有暗疾家人謀曰以此欺不識者尚可得價不賣之鄰村獲五金束腰纏間途見一兔伏草內潛躡其後

捕得之抱諸懷復恐其逸解腰纏繫其項適
遇里人立談持少懈兔忽脫去時秋禾遍野
踪跡無所得某以細故不為意歸方悟銀隨
兔失悔無及矣越日買牛者刈禾田中得一
死兔項間有纏帶啟而視之金在焉

寧海優人當夜半時有喚演劇者優辭以夜
喚者出多金為酬優人利之遂偕往既至庭
宇宏敞賓朋羅列惟燈火青熒殊無光燄時
值炎暑座間但覺陰氣逼人所演皆生旦諸

劇聲樂幽細扮演既半飼優人以縷麩啖之
有塵土氣咸疑訝不敢食乃密謀輟前戲扮
天神鼓噪而出賓從俱驚駭奔竄燈光几筵
條無所見衆亦昏然若夢天明始醒則共處
一大塚前旁列小塚累累有瓦器數事內盛
蚯蚓及視所贈金乃冥鏹也

姑蘇冢宰某公為諸生時疎狂縱酒豪邁不
羈常夜行街衢見一巨人長丈許面目猙獰
搖曳而來公直前當其衝叱曰爾何物欲何

往巨人曰我奉差遣公幸暫避問何差不肯
言公堅持不釋巨人不得已乃曰我紅煞神
也某家完婚日時與我犯將往禍之公怒曰
此我良友肯容汝往耶相拒久之神曰時已
過往無及矣倏忽不見公急之友家則設彩
張樂新人方下輿謂主人曰速飲我酒為若
守門坐至旦辭去其家問故以夜所見告并
問日者為誰曰某翁也遂造其寓曰為人擇
日奈何使紅煞當今日者曰固知之第此日

有文曲星化解耳

紹興獵戶某夏日山行雷雨猝至奔避密林中見大樹之株高挿雲表中有巨穴如斗雷霆繞樹奮擊忽穴中惡烟騰出雷火輒被冲散如是者數心知為怪也祝所挾鳥鎗曰請助雷公一臂俟雷烟相持時舉鎗擊之雷應聲而下樹忽裂一大白蛇斃焉長數丈巨宦某身沒無嗣封翁猶在堂家資豐厚族人爭求為繼封翁難其選告於族卜吉集宗

支擇當意者立焉屆期族人咸至封翁指一
幼子謂曰此兒可兒何名衆以乳名僧竹對
問取何義曰生時夢一僧頂竹入室遂以名
之封翁瞿然曰數也立為嗣封翁歿僧竹不
守禮法家資蕩然矣傳封翁宦南中利某寺
僧財構衅掠殺之埋竹下云

予鄉有赴都貿易者至某村外見一小兒尸
戲溺其口曰稚子若有知試嘗乃公鹹淡味
自是其村每夜聞有呼鹹淡公者村人怪異

循聲踪跡得兒尸若自口出疑為神醮金瘡
之建廟其上即額曰鹹淡公治病求福多有
效驗轉相告語祈請無虛日歷數年某歸過
其村欄而笑曰枯骨烏能靈我一時戲語耳
告之故遂無驗又通州東壩有古廟三楹久
經頽敝一旦香火忽盛傳數日前東便門有
輿夫舁一老姥探親潞河至古廟即下輿而
入久不出輿夫入視之闔無人惟案傍有僮
值在焉詫為奇遠近哄然施捨無算將刻日

新其廟有司聞而禁之風頓息廟仍荒落如
初又鄉人某途行風雨驟至顛四畔有廢石
白蹲其內張蓋避焉雨霽而行村衆赴田間
見雨後溝澮皆盈獨石曰無涓滴以為神異
爭建廟祀之祈禱頗靈香楮相屬於道一日
值祭賽期鄉人避雨者復過是村詢以故衆
告之鄉人曰此我張蓋以避霖也豈區區
頑石果能為神耶越日廟燬於火申繻曰
妖由人興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其此

之謂與

萊郡諸生某春日郊行至某故宮別墅遊賞
力倦即亭園幽絕處憩焉恍惚聞語云八仙
將至速掃除生驚起頓覺清風習習塵翳捲
空堦除庭院宛如新掃竊疑之坐候亭側有
衣服襤褸形狀齷齪者八人相繼至某心數
之知仙幻形也拜懇解脫諸人笑曰我輩乞
人耳何仙之有生懇求不已乃曰無多言隨
我行繞亭三匝境界倏易雉垣聳峙高閣嵯

峽隱檀而望波濤洶湧仙山出沒烟際諸人
相謂曰可去矣即有蓮花片片浮水來衆各
躍立蓮瓣上生逡巡却步衆共招之終疑懼
不敢前諸人乃嘯歌徜徉凌波上下頃之一
望杳然矣生悵惘不知身在何地尋見攜榼
提壺至者問之乃登郡蓬萊閣也瞬息間去
家已二百餘里

武定李氏婦夫死無子家貧苦節自守惟翁
在堂奉事維謹翁時六旬尚強健婦有侍婢

進於翁有可強納之繼以泣曰倘上天見憐
及絕李氏宗文此猶一線之望也如不見納
更遲數年悔無益矣言畢哽咽幾不成聲翁
不得已納其婢逾歲生一男婦調護周至囊
粟屢空日夜勤紡績以佐朝夕稍有餘即積
之比長為之授室男亦連舉二子婦乃以其
幼子承夫祀里人賢之舉於官 旌焉

同年孫午橋為余言其兄任大城時有馬生
者文學士也述其祖與南省劉某俱中康熙

丁未科進士選縣令同謁八座某公公見劉
愕然曰子來乎劉應曰來矣已發甲筮仕乎
曰然見皮匠否曰未也公囑曰若見時務告
我劉應諾馬問其故弗告堅叩之乃曰余前
世為明嘉靖間進士令某邑頗著廉能病歿
至一處若公府狀有朱衣人坐堂上余入揖
朱衣人起立讓坐謂曰君歷官清正夙深欽
佩須臾有一人跪階右詢之乃業皮匠者言
未竟役報云某禪師至朱衣人降階迎僧入

讓上坐僧曰人數已足可無須我行神揖而
啟曰上帝命也乃開座後門請僧入復命役
引皮匠從西角門出引余從東角門出覺蹈
空而行下視雲霧滃然不可辨識久之現一
河波濤浩渺水純赤色方徘徊間忽失足墜
水內呱然一聲形體頓小已在裊裊中矣比
時心雖了了而終未之洩今所見某公即禪
師也劉仕至監司未知見皮匠否

江南舟子某駕一艇往來江湖間常為商旅

載貨物舟頗精潔一老客南北貿易恒主之
後客復買其舟南下索負畢將歸而疾作計
不能抵家瀕危泣謂舟子曰吾病且死囊中
金幸付我妻孥來生當矢報大德舟子慰諭
許諾賈歿涎其金具棺殮之瘞諸道旁載金
歸徐出營運廣置田宅遂成富室舟子先艱
於嗣後生子頗俊爽深鍾愛之漸長喜遊蕩
屢戒不聽撻之奔匿床下舟子忿甚褰幃奮
擊陡見老者伏地上白髭鬢鬢宛然舟中病

賈也大驚投杖起後益恣肆無賴糜費貲產
如糞土每怒責即以床下為藏身地舟子心
知孽報無如之何不數年家產蕩盡依然窶
人矣

萊陽武生馬某病絕一晝夜將殮忽呼曰跌
死我矣舉家驚駭而某已復蘇衆問故云病
中恍惚信步出門覺身體輕逸任意所之入
一寺院闌無人聞窰內有呻吟聲遂側身入
見少婦歌坐床際袒衣露腹一小沙彌自後

抱其腰一僧在前往來摩挲佇視良久忽腦
後若有物擊之者未及回顧身已撲地手足
頓小化為嬰兒僧欲斃之婦曰我已失身幸
慈悲無傷此兒僧不聽遽擲之地不覺驀然
驚醒豈頃者已入輪迴乎時鄰村有婦歸寧
無踪夫家與訟經月未結馬心憶前事訴之
邑宰宰命役偕往跡之果有一廟入廟得窖
而婦在焉乃置僧於法

黔省修文縣白水洞產水銀官設場開採夫

役不下千餘巖下居民亦數百家附近一巨寨也洞前二里許有溪清淺忽來一婦人裸體浴其中艷麗異常而乳垂至臍居民哄動空室走觀甫近溪旁忽轟然有聲巖石崩塌屋舍俱沒幸男婦先時走脫免於難而溪中浴婦倏已無踪方悟神之化身救衆也越三載餘村民至墜石處搜掘藥物聞石中有呼救聲衆以為鬼叱之應曰我非鬼寨西趙二也昔年山崩為石所壓幸當隙處得不死衆

力出之詢其故云山初震塌時昏暈不知及
蘇見四圍皆石其中空隙僅足容身無術可
出而饑餓特甚突有白鼠伏身旁長尺餘目
光如電照石上歷歷有字諦視乃觀音經也
鼠伸舌舐字作吞咽狀異焉試效之饑餓頓
減後每舐一字輒果腹累日三年來經字舐
滅殆盡今第餘數行耳衆視石上毫無字跡
而白鼠亦不知所往趙為人素誠樸尤信奉
觀音經呪每晨必虔誦數遍歷數十年不倦

及遇救抵家取經展視字跡大半滅沒僅存後幅數行宛如石罅中所見也

清河東鄙村有弟與兄嫂同居者兄應縣役奉差別郡弟以叔嫂聚處恐涉瓜李嫌送歸母家夜半聞叩門聲啟視乃鄰家婦婦素不貞詢其弟獨寢故私來就力拒之婦竟解衣而卧無如何寄宿酒肆肆主人詢知其故潛往偕婦寢焉其兄宿逆旅啟囊而公文無有及奔回尋覓夜已闌叩門不應踰垣入寢戶

虛掩疑之撫衾中有兩人卧意弟與妻私怒
截其首盛以囊詣縣陳訴時晨光熹微路經
婦翁家趨其門門甫啟遽擲首於地婦翁驚
喊舉家聞聲競出妻亦與焉乃駭以為鬼倉
皇疾奔翁追之及衢其弟亦自巷左來適相
值復失聲反走弟挽其裾告曰昨送嫂歸寧
晚宿酒肆比曉抵家有兩尸無首橫死床榻
將稟官訊驗兄何為去而復反且驚異若是
耶益惶駭莫措亟偕弟往岳家徵視始知兩

首為酒肆主人與鄰婦也共赴縣投首云
李侍讀漁村典康熙庚午雲南鄉試著滇程
日記云點蒼山之巔有石室登者入其中輒
忘饑渴予兄方旭守大理常憑眺其上並無
所謂石室者內載苗人能變牛馬猫犬等形
夜入人家聞有其事亦未之見也

康熙癸巳恩科懷慶余生讀書開封某寺
為入闈計一日雨雪生擁爐獨酌諷吟不輟
忽有客褰簾入氣宇不凡問其里居姓氏曰

閩人郭姓寓同寺別舍慕君高雅故來奉訪
讓之坐即坐勸之飲即飲言辭豪爽叩以時
藝議論多出人意表生不覺心折持近作正
之客曰可也再加陶鎔化其圭角則百發百
中矣因口授數題囑曰此我所竊擬者幸秘
之勿洩并教以批卻導窾宛轉取神之法談
次一童子攜樽至客曰昨友人貽我旨酒願
共一醉於是且飲且談夜分始去至明遍訪
同寺寓客並無其人末至一郭公祠木主題

曰祥符令福清郭公某神位生甚驚疑謹識
之其教作數題極意揣摩入闈果如所擬遂
獲雋公車北上復捷南宮闕同年登科錄有
福清郭姓其祖為祥符令名亦同亟訪之告
以故郭曰適攜先祖遺照在展閱之狀貌宛
然旁立一童亦與所見無異

蘇撫陳公行部見藥室匾有題半半齋三字
者不解所謂命逮之比返署公冗不暇詢越
日呼至則銀鑪被體釋之問匾取何義對曰

取半積陰功半濟貧之義耳公笑而遣焉方其初逮也役以為有所廉訪凌逼百端其人亦疑為怨家構陷竭貲周旋及出微息已罄矣公聞之悔償其值每舉以為戒云

明末徽省有諸生馬某避難入深山得茅庵一老僧在焉風度不凡馬求披剃為之徒僧曰子名心未化姑暫寓此馬見几案間多制義及詩古文詞問之僧曰吾向業此結習未忘耳居常與馬講論皆舉子業絕不及經懺

歷數年馬離家已久頗動鄉思僧已知之謂
曰吾早料子不能久居此今且去十載後再
相見也馬至家房舍俱遭兵燬宗族流亡無
有存者馬叔某任粵東監司往投之值開科
馬入試登第授兵科給事中尋以督師被劾
免官遂隸籍東粵順治初友人任陝西某邑
宰招馬往遭王寶臣之叛逃避山谷兩晝夜
攀援百餘里至一庵疲極倒卧簷下忽聞人
呼曰子來乎吾候已久矣驚起視之僧也馬

恍然悟削髮從焉一日有官長至詢之係四
川某邑令奉上檄採構楠木者叙家世亦馬
姓云父訪友死於兵因時在襁褓未及收骸
骨至今以為恨馬知為己子也曰尊公與某
交最篤今幸相值可云天緣某有不腆之物
且方外人亦無須此願以奉贈乃金釧一具
令受之歸其母見而泣曰此爾父物也當時
覓良工製造各佩其一露腕相示宛然無二
隨遣人赴庵求之已行矣踪跡經年竟不可

得

宣武門外粉坊琉璃街有室多怪異僦屋者
率不信宿而去部郎某愛其舍宇精潔欲居
之其戚某素負胆力請先往覘焉挑燈兀坐
將三鼓承塵上忽滴瀝有聲視之殷紅點點
濕潤如珠瞬息間濶至尺餘剗然墮地乃一
半體尸也自頂及腹截然斬齊予不能行頃
之有聲如前條又墮落半體左右踉蹌某方
注目凝視尸忽逼近其身急以手推撤勢如

膠粘不能脫旋即挾之起繞室趯躍某神魂
飛越不覺厲聲大叫僮僕聞聲趨視已昏仆
於地半日方蘇因述所見衆遍視室內依然
空寂也

江南吳尊詒籍山東即墨乾隆癸酉春夢至
一廟遇故人曰爾何得至此吳仰視額書森
羅殿三字驚曰吾命不足惜獨恨父母棺猶
藁厝死不瞑目矣須臾一人執簡出紫書數
行體甚飛舞視之有姑念吳某孝心可嘉令

於明年四月以下則模糊不能辨識問執簡者曰不過屆期令汝來耳醒以夢語家人曰來歲四月定難逃矣吳為萊郡宋司馬記室預支館穀寄其弟襄葬事甲戌春同宋司馬赴濟南倦憩古廟恍與夢境同尋得疾殆甚至四月六日昏卧床榻見其兄踉蹌自外來謂曰可憐吾兩人皆客死他鄉今奔馳數千里特來視汝相持痛哭蓋其兄已亡陝西數載矣俄其父亦至曰汝數當死以亟葬余余

已哀求神祇可速以臍貼地即活矣吳如其
言汗出而愈

江陵屠戶任某業屠六十餘年年逾八旬力
尚健子孫濟濟某日夜經營積白鏹千餘兩
又易黃金百兩寶而藏之一日市得大猪重
三百餘斤解其半命店役掛鈎上役屢舉不
能抵鈎呼衆助焉某笑罵曰一班無用物只
會噉飯此事須讓老將軍耳聳身躍出櫃外
一手握豕蹄搭鈎尖上鈎連宕未與肉接某

性發欲試其武舉豕蹄猛力投之鈎甚銳穿其手腕透於臂不得脫老將軍竟掉臂游行矣沸血淋淋衆抱持欲出其鈎而新血茹鐵凝固不可解因并鈎置榻上延醫治之血流不愈呼號數日而絕子孫輩恣意蕩費黃白物頓盡店亦轉售別主其子無生理猶立他人砧案鼓刀以屠

登郡周某業雜髮性愛象局戲而技甚劣與人對局輒北一日宿廟中夢神告曰吾耳痒

甚如是者三天明登神案覘之有數雀巢神耳中驅去度為拂拭夕復夢神謂曰爾有功當賞顧爾命薄既好奕導爾以用馬法因指授之曰持是可日得百錢以贍飲食慎勿多求醒後技頓高用馬尤多竒變常賭財物人莫能勝但過百文即昏然失其故步後竟藉此畢餘生焉

天津賈客某赴京貿易中途值雨趨避鄉村天色向暮而雨不止求宿地衆曰村東有舍

數楹但新停一尸恐未便賈不為意往宿焉
夜半雨益猛霹靂加劇電光激射中尸輒蠕
蠕動初疑為晃灼之故頃電光頻耀尸蹙然
起旋卓立於地賈懼甚破窻躍出尸接踵追
之以爪攫其背幸為牖牆所阻而止乃疾聲
喊救衆聞趨視尸仆牖內而賈呼背痛不可
忍審之有爪痕深寸許色白而無血跡旬餘
痛止而痕如故賈至今往來京津間或詢及
輒袒背相示云

蜀中士人李枝高才博學垂髫入泮年未弱冠而夭其父母哀慟過甚逾數日夢枝歸告曰兒已死父母勿過傷十五年後清明日父呼兒名哭塚上庶可相見仍為父子及醒夫妻述所夢相同異之越十五年父果攜酒餽哭奠兒墓有同邑童子名李芝者偶行郊外聞哭心動細聽所呼者乃其名也大驚尋聲至墓所見一老人伏塚上涕泗漣沔芝心知同名欲前勸之老人忽驚起抱曰兒果來矣

芝曰孰為爾兒者老人哭訴其故且曰形神聲氣與亡兒畢肖問其年適十五問其生日即夢之次日也芝曰予生齒既符形象亦肖而名又同音豈爾子後身耶老人亦詢其祖父居趾曰若父與余同庠曾通譜為兄弟若不棄敝廬在邇幸過我以慰老荆想念之切芝如命造其家母見之悲喜交集宛似兒之更生也芝感其誼歸白諸父次日父率芝至謂枝父曰余與君同姓老兄弟余子即若子

也况有夙緣乎立命芝拜為義父枝父曰兒
死後遺篋不忍啟視今舉以相贈芝攜歸檢
視窻稿二百餘首閱之恍然心會蹊徑若出
已手迨後入泮登鄉薦乾隆戊辰成進士枝
父母猶無恙芝仰承色笑一若親父母然
襄陽城東南有山名筆架峰高數十仞峯巒
層折天然竒秀為一郡人文鍾祥之地前明
甲科尤盛登顯秩者代不乏人第恃勢為虐
恒不守理法有司畏其威而莫敢制嘉靖間

郡守某公惡其所為思有以敗之因謬謂紳士曰此峰形勢固佳但襄城北鄙川原平行文星尚覺低陷若於峰頭建塔作文筆插天勢則科名更顯矣衆以守素精堪輿惑其言遂如所教塔成後合郡無中式者歷我朝百餘年科名仍不振乾隆中有風水家尋龍審脈始知塔居龍首主山失權致文秀之氣鬱而不宣乃告諸紳士鳴於官毀其塔塔內有鏤刻木人數十皆巾服攜具若諸生入闈

狀或眇或跛或荷械而立無一完善方悟為
魅壓之術也悉投諸火至庚辰恩科宜城
龔君國榜始領鄉薦聯捷成進士後則漸次
繼起蒸蒸日上矣

前明睢州有宿儒某屢試不第鬱憤無聊夜
夢人謂曰子須待袁可立同考乃可望中耳
覺而異之遍訪學校內並無其人偶出遊力
倦憩村塾中見一總角童子貌頗岐嶷詰其
姓名師曰此袁氏子名可立某聞之甚為驚

異詢其家貧甚乃攜歸親為課讀弱冠聯登甲第某鄉會皆與同榜袁歷官大司馬及其歿也閱數年有老僕赴鄉收租途間陡見旌旗閃爍騶從呼擁而來以為達官經過趨避道左忽輿中人呼僕名甚悉視之乃其主袁公也匍伏而前曰公已故尚在人世耶且現居何職赫奕若是公曰勿多言正室樓級下有藏金五甕當時未曾言及可歸語主母掘取之言訖車馬輿從飄忽若風望之漸杳僕

歸告掘視果得金如數

有閩鎮某寧夏人五旬無子夫人為置妾貌頗端麗鎮喜甚婚夕就寢撫衽衣率率有聲問之愀然曰容俟異日為公詳言固問之乃曰妾父身列黻門啣冤繫獄三載於茲矣妾弟幼穉不能控訴故備書顛末囑妾收藏俟弟長成時授之為申雪之計耳鎮聞言驚躍而起趨至外室命奴婢伴寢翌日言於郡守白其寃并出資擇婿嫁焉後納妾連舉二子

皆成名

明末滄州旅道每有少婦月夜獨行作迷路狀或哀泣途次偽稱新寡者值孤客過乘機誘之墮其術即有棍徒躍出多方嚇詐必盡喪其貲而後已名曰拋白余鄉有杜姓者赴都貿易戴月早行遇縞衣艷婦坐泣路隅問之曰新喪良人無所歸是以悲耳試挑以言亦不拒甫下騎欲與款曲突數人馳至呵曰何處狂徒擅敢誘拐良婦將執去鳴之官杜

罄囊以獻乃免抵都告貸親友經營載餘頗
獲利重價市駿馬朝夕馳騁人問其故不答
歲暮乘之東返復夜過其地見一婦徘徊月
下詢所往以失路告策馬近視即昔年泣路
婦也乘間挾之起累騎而馳比衆趨出已奔
騰十餘里追莫及矣途間詳詰姓氏始知即
其夫飾之以行騙局者年來過客受其害不
可枚舉婦亦恥覩顏為人餌願隨杜歸遂納
為妾不復北上矣

寇氏鄖縣諸生郭以親妻也明末同夫攜三
歲兒避難匿山谷中賊至將殺其夫氏給之
曰此吾夫與姪乞無戕害吾從汝矣舉兒授
夫去度其去遠乃罵賊擲石中其面賊怒殺
之頭已隕地身屹立行百餘步乃仆伏林莽
者猶隱隱聞怒詈聲